

湿地：现代的一个视角

同事曹是非林业高校毕业的知名老记，从事了近30年的林业新闻报道，生态报道只是他职业而已，不见得他从小就喜欢上这个专业。去年休假时他说自费去江苏省盐城看鹤，我以为他说着玩的。盐城因湿地麋鹿而闻名，是目前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中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我很多年前采访过。没想到曹很快就发回了仙鹤翩翩起舞的照片和视频。我还以为他这是一次心血来潮的行为，没想到他对湿地动物有了更大的兴趣。去年底，他乘高铁自费去山东荣成看冬天的大天鹅；今年年初又自驾去天津滨海观海鸥，均制作了小视频，发给要好朋友看，当然包括我。我系出林业大学之名门，自然对湿地不陌生，但是对于他勃发的热情，还是感到大吃一惊，这让我回想起湿地的不少事来。

《诗经》云：“关关雉鸣，在河之洲。”在河之洲就是所谓的湿地。老家安徽省不但有很多溪湖，还有长江和大河。和溪湖的安静比起来，长江、淮河更热闹一些。长江两岸，芦苇起伏；江上江鸥飞起，白鲢豚、刀鱼等在江底遨游；摆渡船、货轮、客轮，穿梭不停。更北一点的地方，淮河流过的地方，人口稠密，经济发展。长江、淮河都是大湿地富集的地方。有意思的是很多年前家还没有湿地这个概念，直到近30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加大，城市林业飞速发展，生态步道一砖一木建到江河湖海边，方便人们闲庭散步观光时，大家才明白，湿地果然很“诗”，适合诗意栖居。

审视湿地，发现它有很多重要功能。作为众多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湿地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生存区域，国际鸟群迁徙通道都落脚在这里；湿地中一部分沼泽水停滞地形成地表积水，而另一部分蓄贮于沼泽植物体中，它是蓄水库；湿地排除有毒物进入水体，湿地是自然之“肾”；湿地可以调节和控制洪水，像我国的长江每年在汛期都将过量的水流到湖南的洞庭湖和江西的鄱阳湖，避免了长江中下游的洪水泛滥；湿地能调节气候，影响地方小气候；湿地还是重要的生态旅游胜地，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盘点我国湿地资源，可谓极其丰富。我国有湿地高等植物172科，495属，1642种；有水禽257种，主要是鹤类。全世界鹤类15种，中国湿地鹤类就占了9种。白鹭、苍鹭、大雁、红嘴鸥、棕头鸥、白鹤、黑鹤等都很常见，大众喜爱的仙鹤就是湿地鸟类。我国湿地类型还特别多。从寒带到热带，从沿海到内陆，从平原到高山都有湿地分布。红军长征走过的草地就是典型的沼泽草甸湿地；湖泊湿地是重要湿地类型；河流湿地占有一定地位；海岸湿地指滩涂湿地，包括红树林湿地等；还有很多水稻田、水库等人工湿地，一起构成了中国湿地大家族。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蓝色地球上，森林、海洋和湿地被列为地球的三大生态系统，湿地的生态价值是最后被发现的，但是湿地保护工作特别上轨道。自1992年加入《湿地公约》以来，我国不断加大立法保护、科研监测、科普宣传、国际合作等力度，把重要湿地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湿地保护工作走在世界前列。全国湿地面积达5635万公顷，建成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2200多个，拥有国际重要湿地82处、国家重要湿地58处、国家湿地公园903处、国际湿地城市13个。还规划将1100万公顷湿地纳入国家公园体系，实行最严格的保护管理。在深圳市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提高了国际湿地工作成效。湿地生态旅游、湿地自然教育等蓬勃兴起，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湿地的力量。

2023年的世界湿地日中国主场宣传活动中，我国发布了2022年度湿地生态状况监测成果。我国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湿地总面积比上一年有所增加，水质呈向好趋势，水源补给状况保持稳定。生物多样性丰富度有所提高。黑龙江、湖北、山东和海南等地的退化湿地得到有效恢复。根据相关规划，到“十四五”末，我国将恢复湿地100万亩，营造红树林13.57万亩，修复红树林1462万亩。

每年的2月2日是“世界湿地日”，再次重温一下湿地的现代概念。湿地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类型，它介于陆地与水体之间，兼有水陆两者的生态功能。科学上湿地的定义是：“不论其天然和人工，长久或暂时性的沼泽地带，带有静止或流动或为淡水、半咸或咸的水体，包括退潮时水深不超过六米的海域。”这些都称作湿地。通俗点讲，湿地就是水岸的家。水是导致湿地的形成发展、演替、消亡与再生的关键，所以无水就不成湿地。

湿地一直为地球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让我们充分认识湿地的生态功能和生态价值，学会认识湿地、爱护湿地和保护湿地，在湿地建设中呼吸人与自然和谐的空气。



胡伟，原籍安徽，现为《生态文化》杂志、《中国林业》杂志主编，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

《群山绝响》再版记

方英文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这几年的自然天气一如人世脾气，跌宕难测。冬月中旬了，西安不冷反暖，毫无下雪征兆。于是从刘禹锡的诗句里借来片缕寒流，醒醒脑壳。寒流与春潮，各有其德也。

不过心底的季节情绪，是任谁也无法预报的。偶起微澜春波，也不必惊艳。同楼的刘胖子，校友，迷书法、爱美酒、好善言。经常夜里拎来佳酿，对酌闲话。三次要我搬出《群山绝响》手稿翻看，称某收藏家有意；又谬奖说当代作家拿毛笔写长篇，未闻第二人吧？呵呵。胖人爱笑，呵呵已醒。又问出版六年了吧？该再版喽！肥掌相击，啪啪带响。值得吗？我

反问道。胖刘说四大名著为啥一版再版？因为是毛笔写的。猛一听，颇为雄辩；细一回味，不禁哑然。晒笑这人一发胖，逻辑也同步紊乱了。

上网巡游，方知传看与诵听者，一直兴味递增着。专家析文与读者评论，字数超过百万了。签名本高价倒腾，且发现盗版……看来再版事宜，可以列入日程。

然而书运如人运，只看是否遇见青眼编辑。《群山绝响》能够再版，全因幸逢贵人。天意作美，人事鸣谢。鸣谢编、审、校，及美编设计所付出的才华与心血。

此志。



春江李陶摄

中国非遗纸翻花

史运玲

少年时代初次遇见纸翻花，是灯节时在临汝镇临四大队业余剧团的唱戏剧场里。那个儒雅可亲的老爷爷的摊位上，摆满了形状各异的纸翻花，有的像彩虹桥，有的像石拱桥，更多的是形形色色的绽放花朵，五颜六色，姿态优美，栩栩如生。看我直勾勾地盯着那些纸翻花，老爷爷说：“这叫纸翻花，能变换好多种造型呢！”一边说着，一边随手拿起一个纸翻花，变换各种花型给我看，一会儿是一支叫不上名字的花朵，一会儿又变成了一只展翅欲飞的小鸟，一会儿是色彩绚丽的彩虹桥。我被这神奇的变化深深吸引，心中充满了惊喜和好奇，问清价钱后，立即买了一个。

买了纸翻花后，我兴冲冲跑到了看戏的座位上，照着老爷爷教给我的方法，变出了一个又一个美不胜收的花型。身旁的小伙伴们露出羡慕的目光，纷纷向我打听在哪个摊位上买的，问家长要了钱后，也雀跃着去买。

自从有了纸翻花，它便成了我最好的伙伴，陪伴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时光。每当放学回家，我总会追不及

待地拿出纸翻花，一个人静静地玩耍到暮色四合，直到去吃饭才放下。后来，我又将纸翻花带到学校，课间玩上一会儿，放学后再玩一会。班级里，不只我一个人有纸翻花，好几个女同学也有，我们常常在一起交流纸翻花的玩法，议论这种好玩的玩具是如何制造出来的。有一次，有纸翻花的几个女同学提议举行一场纸翻花大赛，看谁翻出来的造型多。由于平时玩得多，也可能买的纸翻花好，在这次比赛中，我翻出来的花型最多最漂亮，惹得围观的同学们纷纷叫好。我得意极了，少年的心中充满了自豪和喜悦。

某个星期天，我正专心致志在院子中玩纸翻花时，突然起了一阵狂风，把纸翻花吹成了两半截。我心疼极了，尝试用糍糊重新粘起来，可无论如何都没成功。看我极端失落的样子，父母又给我了一些钱，让我再去买一个。遗憾的是，我跑遍了小镇的大小商店都没有买到。此时，灯节已经结束，戏场里流动小商贩早已经不见踪影。无奈，我盼望着第二年春灯节唱戏时，会有外地的小商贩再次来卖纸翻花，但这个愿望落空了，甚至以后的

春江李陶摄

元宵花灯

王会亮

出家门，东家跑跑，西家看看，和小伙伴比谁的灯笼最好看、看看谁的妈妈手最巧。随着夜深，出来“赛花灯”的孩子们越来越多，大家聚到一块，跑着闹着，说着笑着，开口就是灯笼的话题，点点灯火成了乡村一道最美的风景线。

记得有一年元宵节的夜晚，我们在“赛花灯”的时候，妹妹不小心摔了一跤，蜡烛的火焰顿时烧毁了漂亮的灯笼。妹妹急得哇哇大哭，母亲从家里跑出来，把我的灯笼给了妹妹，我委屈地流出了眼泪。母亲便安慰我说：“你是哥哥，就把你的灯笼让给妹妹吧。明年，妈给你们每人做两个大灯笼……”第二年的元宵节，母亲真的为我们兄妹俩各做了两个灯笼。但这一次，我却在一个灯笼上发现了一块殷红的血斑，问及母亲，得知是竹条扎破了她的手。长大后，我才知道那些花



《群山绝响》方英文 著 作家出版社



春江李陶摄

春江李陶摄

春江李陶摄

日子里，我再也没有遇到过纸翻花。

日子是翩飞的落叶，岁月流转，我跟纸翻花一别就是四十多年，却没想到，这次居然在网上买到了我念念不忘的纸翻花。纸翻花的起源可追溯至清朝昌盛时期，最初是作为祭祀和节庆活动的装饰品而诞生的。据传，它由湖北天门市郭氏家族在清康熙年间发明，被称为“变花”“十八变”“十八翻”等。制作一个完整的纸翻花总共要经过罩染等20多道（手工）工序，需要用糍糊把百十来张纸制成蜂窝形状的粘连纸张，而且上一种颜色就要晾干一次，仅纸张的制作、上色就要耗费四五天的时间。历经数百年的传承与发展，纸翻花逐渐融入了更多的艺术元素和技巧，从简单的民间手工艺到受到宫廷的青睐，再到2014年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纸翻花见证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无尽魅力。

如今，纸翻花已不仅仅是一种玩具，更是承载着历史与文化记忆的宝贵遗产，是中华民族古老的艺术瑰宝之一，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江李陶摄

春江李陶摄

灯里，盛满的不仅仅是摇曳的烛光，还有浓浓的母爱……

前几天，我因过年没有回家，所以带女儿回乡看望父母，母亲居然拿出一个新做的花灯，慈爱地对女儿说：“快要过十五了，奶奶专门给你做一个灯笼，你带回县城去玩吧！”女儿捧着那灯笼，一脸兴奋地说：“奶奶做的灯笼真好看，还不用装电池……”我从女儿手中接过花灯，顺手拿出口袋里的火柴，点燃了里面的红烛。顿时，往昔岁月的画面与情愫，渐渐地充盈心头。

弦管千家沸此宵，花灯十里正迢迢。一段往事，满怀牵绊，看着似曾相识的花灯笼，我仍然能感受到它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深情。那份美丽，是我和女儿都能感受出来的外在之美，但那份深情，唯有我才能读得懂、悟得透。

春月的野趣

李春林

初春，烟云不知疲倦地汇聚，化作弥漫四野的风。这风，是初春纯净的仪式，承载着生命最初的梦想，流淌着浪漫的诗意。它是我心之所向的自由飞翔，在月色下奏响轻快又迷离的韵律。一条小溪悠悠地仰望着星空，故乡仿佛在此时开始解读那枚遗落的种子，探寻着生命的奥秘。

推开窗户，沉寂多年的记忆如潮水涌来，茶语的芬芳在空气中荡漾，眼前似有那醒来的桃花之水，缓缓流淌，满是春的灵动。匍匐在土地的蒲草之上，一只黑白色的虫蛹，悄然填补了那片孤独的空白，让弱小的灵魂，萌发出蔚蓝的春意，宛如黑暗中点亮的微光。

初春，雨是村庄最卑微却又最深情的呼唤。大地深处，隐匿着的等待已久的渴望，终于收到来自远方海洋的信息。山水之间，枯荷内心的淡定，终于融入那片紫色的浪漫，盼望着雷鸣与电闪，那是生命力量的宣泄。

春风如绸，轻柔地拂过。让我与那些卑微的草木一同，奔赴辽阔的田野。我拥有高远的云烟，要将这个春天所有的记忆铭刻。母亲韭菜地里的马齿苋，还在执着地等待，等待那朵历经世事的桃花，幻想着与之携手走过这旖旎的春日。

春风带着诱惑的缠绵，季节的声音纤弱却又朴素温馨。春风浩荡，吹遍千里，大地上苏醒的万物，皆是春风馈赠的礼物，每一片新叶、每一朵初绽的花，都诉说着新生的喜悦。

春雨如圣手，治愈了那些沉寂的枯草，优美如水的影子，在初春的大地上雀跃。鸟鸣轻柔，小草嫩绿，那些奔跑的快乐，是这个春天写下的最美诗意，是生命对自由的颂歌。

村庄的原野，宛如朱自清笔下的春天，小草怯生生地探出柔软的头，花苞羞涩地爬上柳条，池塘的水刹那变得明净。向往春天的树木，疏影横斜，风姿绰约。低处苔花如米小，那些温暖的拥抱，给予静默的衰草以奢侈的蓝天，让渺小的生命也能拥有广阔的梦想。风云辽阔，苍茫再起，白云下，谁在苍茫中隐匿？谁又是四野沧桑的见证者？

春天，钟情于雪后放晴的梅花，那深深浅浅的香气四下飘散，带来清清爽爽的记忆。回眸曾经相守的时光，又有谁能将这份美好遗忘？夜色撩人的高远，源于凝滞的静好，无法绕开的憧憬，唯有钟情于那处空谷幽兰，那是心灵深处的宁静向往。

去吧，在无需诸神祈祷的黄昏，那些落魄的裸奔，也不会离开那片炊烟袅袅的旧物。那是家的方向，是心灵的归宿。月色下，一座古寺从空地保持着梵语的幽静，山间闪击的雷鸣隐匿了小兽的足迹，增添了几分神秘。寺庙旁，一条瘦弱的溪水，在寒风中缓缓流经那株娇嫩的蒲草，潺潺的流水之声，隐喻着蒲草内心的深远辽阔。时间无法改变远方，蒲草静静地匍匐于春野的溪水旁，纯净高雅，不染人间烟火。已然二月，蒲草依然傲慢地等待着生命的眺望，坚守着自己的倔强。

此起彼伏的鸟鸣，围绕着村庄温柔的炊烟，相依相偎，等待着雪花之后的紫色睡衣，那是春天更绚烂的装扮。我是幸福且幸运的，在微寒清晰的晨曦中，真切地体验到了春天的气息，那是生命的蓬勃力量。

昨夜的风格外轻柔，痴迷不悟的影子，用一生所爱去聆听溪水的瘦弱之声。那种禅意的语言，至少可以还原为最初的梦幻，回归生命的本真。夜色弥漫的低处，寂寞难耐的梅子，在初春诗意的朗诵下，终于发出了季节的呐喊，宣告着生命的不屈。

我依然钟情于一株蛰伏的蒲草，那是岁月的记忆，也是乡村难以承受的淡淡忧伤。我打算捡拾一株蒲草和一块凹凸不平的石头，放置在办公室的案头，古朴的苗草色里隐着些许翠绿，也透着几分禅意，无量心，无量自在，让这份自然的宁静伴我左右。

执一盏青灯，静坐蒲团，一念一清静，心如莲花开，静静地感悟大自然的赋予，体验生命那缕烟雨依依的瞬间，在自然的怀抱中寻找心灵的道场。

初春微寒，糜草开始生长，穿过风骨的记忆，它是一种向阳的语言，诉说着生命的坚韧。初春的远方是一种卑微的承诺，故乡的池塘被水葫芦的尸体宁静地覆盖，看不见天空的倒影，也不见鱼儿跳跃。然而，池塘边经过一场夜雨的泥土，却出人意料地焕发出积蓄了一个冬天的生机。

大自然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永远生机勃勃，每一个角落都是亦真亦幻的诗，冬日里的阳光便是那最美的诗篇。微醺的阳光下，衰败的小草也显现出少有的柔软，有着超越乡愁的静美；一些落叶开始融入那枚遗落的果实，它们唇齿相依，逐渐有了冬天雪语的梦幻，在生命的轮回中寻找新的希望。

村庄的一切都是纯净的，弥漫着草木灰卑微香味的空气，几处枯萎的荷叶，寥寥几缕炊烟，难得一见的几位老者朴素的唠叨，四周空寂的静，那些沉寂于泥土之间的糜草，甚至整个村庄弥漫的记忆和远方，皆是纯净的，宛如世外桃源，不染尘世纷扰。

那些深浅低落的惬意，那些退隐江湖的斜阳，将在另一片夜色遗留的苍茫之中，幻化为一株蛰伏于骨头上的糜草，轻轻地接纳自己随风而至的跌落，在生命的起伏中，找寻内心的宁静与力量。

